



官常典第七百十一卷

忠烈部名臣列傳六

晉一毛炤

生割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炤猶罵不止曰尙欲斬汝孫皓汝父尙死狗也乃斬之武而則子允固求殺炤炤亦不爲璜等屈璜等怒面縛炤詰之曰晉賊炤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吳人生割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炤猶罵不止曰尙欲斬汝孫皓汝父尙死狗也乃斬之武帝聞而哀矜卽詔使炤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

胡烈

按晉書武帝本紀泰始六年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寇於萬斛堆力戰死之

董元

按晉書武帝本紀泰始七年夏四月九真太守董元爲吳將虞汜所攻軍敗死之

辛弘

按晉書武帝本紀泰始七年夏四月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羣寇內叛圍弘於青山弘軍敗死之

楊倉

按通鑑綱目泰始八年夏晉益州牙門張弘作亂殺刺史皇甫晏兵曹從事楊倉勒兵戰死

楊欣

按晉書武帝本紀咸寧四年六月涼州刺史楊欣與寇若羅拔能等戰於武威敗績死之

周處

按晉書本傳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鈞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

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
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
烈言必忠信克己晉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釀酒
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憾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國之
憾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
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
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旣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
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
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
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
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
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旣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

知彫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彫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彫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彫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彫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纘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帝爲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

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
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並知名

王豹

按晉書忠義傳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州別駕齊王冏爲大司馬以豹爲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魁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興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疾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

四海強兵不敢入闕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
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經忠於內歲終率所領
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雋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
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
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牋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一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
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祕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
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
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
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
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
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
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遺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鄭明公都宛寃

方千里以與坼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
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所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
寧况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罔令曰得前後白
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父至於閭案上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驅下打殺罔
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父言乃奏豹曰臣忿奸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
社稷唯欲戮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故造
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遭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躊躇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爲伯盡出蕃王
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噂沓背憎巧賣兩端訥上謗下讒內閭外遘惡導奸坐生
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忠
不順不義輒勑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寃之俄而罔
敗

皇甫重弟商子昌

按晉書本傳重字倫叔安定朝邯鄲人也性沈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
版爲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爲參軍冏誅長沙王父又以爲參軍時河間王顥鎮關中其
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顥曰商爲父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
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顥信任李含將欲爲亂召集隴
上士衆以討含爲名又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旣就徵重不
奉詔顥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顥之成都王穎與顥起兵共攻乂以討后
父尚書僕射羊元之及商爲名又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闕門距張方爲方所破顥
軍遂進又旣屢敗乃使商間行齋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顥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
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顥顥捕得商殺之又旣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
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顥知不可
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諭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駟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
未駟云已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駟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

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顥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劉沉 衛博 皇甫潛

按晉書忠義傳沉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爲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爲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爲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爲當時所稱齊王間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於時李流亂蜀詔沉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顥請留沉爲軍司遣席達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顥遣沉將州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顥不奉詔沉自領州兵至藍田顥又逼奪其衆長沙王乂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旣逼京師王師屢敗王湖祖逃言於乂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啟上詔與沉使發兵襲顥顥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乂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潛爲先登襲長安顥時頓於鄭縣之高平亭爲東軍聲援聞沉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逆

沉於好時接戰變衆敗顓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沉渡渭而壘顓每遣兵出鬪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顓帳下沉軍來遲顓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顓橫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顓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爲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餘卒屯於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沉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爲陳倉令所執沉謂顓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顓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顓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淮南王允

子秦王郁 漢王迪

按晉書惠帝本紀永康元年四月丁酉以淮南王允爲驃騎將軍秋八月允舉兵討趙王倫不克允及其二子秦王郁漢王迪皆遇害

按通鑑綱目趙王倫以允爲驃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沉毅

宿衛將士皆畏服之知倫秀有異志謀討之倫志轉允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遂帥國兵數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討之從者左袒於是從者甚衆遂圍相府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

允結陳於承華門前中書令陳淮欲應允言於帝遣伏引持白虎幡以解鬪倫子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引誓曰富貴當共之引乃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陳受詔引因殺之坐允夷滅者數千人

賈渾

按晉書忠義傳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寇賊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渾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按通鑑綱目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泣氏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嵇紹

按晉書忠義傳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啟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祕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

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達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爲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閭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爲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復祚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又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龐有善事然閭棺之責著於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斬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輩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時帝初反正紹又上

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太一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既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蕩家無益危亡竊承毀敗大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爲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顛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勳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冏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詣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旗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綵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冏以爲左司馬旬日間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趨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榮陽舊宅尋徵爲御史中丞未拜復爲侍中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父大駕次於城東父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

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執節平西將軍屬又被執紹復爲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爲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灑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間王顥表贈紹司空進爵爲公會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爲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勳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卽位賜謚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誕於行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曄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爲奉朝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褒德顯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

邈在否彌宣貞潔之風義著千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忠貞之嗣蒸嘗宜遠所以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其宗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翰孫曠爲弋陽侯

龐伉

按山東通志伉懷帝永嘉初爲東平太守興利便民奏治行最等朝野悉聞其賢時王彌寇青徐勢張甚伉力拒之遇害登人祠祀之

王粹

按晉書懷帝本紀永嘉二年十一月己酉石勒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戰敗死之

曹據

按晉書本傳據字顏遠譙國譙人也惠帝末爲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據綏懷振理旬月克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據爲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適等聚衆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據督護曠曠姦兇人也誦據前戰期爲後繼既而不至據獨與適戰於鄆縣軍敗死之

路述

按冊府元龜述爲河東太守永嘉二年七月劉元海寇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述力戰死之

譙登

按後賢志登字慎明巴西西充國人譙周孫也仲父熙察孝廉本郡大中正河陽令叔父同字彥紹少知名拒州郡之命梁州刺史壽良與東羌校尉何攀貢之三司及大將軍幕府爲尚書郎除錫令亦有爲作傳者登少以公亮義烈聞郡命功曹州辟主簿別駕從事領陰平太守郡五官素大姓豪擅侵凌羌晉登誅之郡中皆肅後以李特作亂本郡沒寇父爲李雄巴西太守馬晚所殺乃東詣鎮南劉公請兵時中原亂守公三年不能得兵表拜揚烈將軍梓潼內史使合義募登凡募巴蜀流士得二千人鎮西將軍羅尚以退住巴郡登從尚索益軍討雄不得乃往攻宕渠斬晚食其肝巴西賊破復詣尚求軍尚參佐多以必無利登憤恚數凌折之又加責於尚尚但下之而已會羅蒙殺雄太尉李離舉梓潼來降登徑進涪城雄自攻登爲登所破而尚將張羅進屯犍爲之合水文碩殺雄太宰李國以巴西降羅遣軍掠廣漢破雄叔父驥據其妻子募人斫雄頭賊以向因而尚本參佐恨登之見矜悔不供其軍食益州刺史皮素至巴東敕平西送故遣將張順楊顯救登至墊江素遇害顯